

化物生活

HUA

WU

SHENG

HUO



第 25 期
(总 660 期)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09 年 10 月 29 日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吴邦国委员长视察我所的点滴记忆



◎人事处 毛志远



吴邦国委员长发表讲话，激励我所科技人员努力工作

2007年1月31日上午，在办公室负责工作的我接到市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下午3点到市委开会，中央领导将来连视察，我所是视察单位之一，会议内容是视察的接待准备工作。

下午提前赶到市委，时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肖盛峰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秘书长开始点名各家参会单位，当时坐在后排的我被秘书长叫到了前排。

他说：这次委员长来大连视察，视察哪家单位市里报了一个建议名单，但委员长亲自提出要到大连化物所看一看，而且是一下飞机不做休息就直奔化物所。时间是2月2日16点下飞机，16:20左右赶到化物所，在化物所停留的时间是40分钟，视察2-3个实验室，17点离开到棒棰岛入住。化物所是委员长来连第一个也是当天唯一一个视察单位，第二天还要到造船厂、机床集团、重工起重集团、保税港区视察。肖秘书长还就接待、保卫等工作做了布置和要求。

这可是到办公室工作以来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接待任务，我怀着既忐忑又兴奋的心情赶回了所里，向党委书记张涛等领导做了汇报。张书记要求马上通知出差在外的包信和所长，同时按程序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并主持召开协调会议，科技处、质量与保密处、综合管理处、燃料电池研究室、化学激光研究室、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室的负责人全部到场，就委员长此次来所视察的视察场所、会场布置、参加人员、汇报内容等做了详细安排，还就摄影、摄像、宣传等细节做了明确要求。第二天，包信和所长、张涛书记等还带领相关人员沿视察路线做了检查。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负责向市委办公厅做了汇报，市委办公厅对我所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

2月2日下午，市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提前到位。16:20左右，吴邦国委员长在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共辽宁省

委书记李克强、辽宁省省长张文岳、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成寅、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等领导的陪同下乘车来到航天催化楼前。走下中巴车，吴邦国委员长与前来迎接的包信和所长和张涛书记亲切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们这个研究所我早就知道，这次到辽宁来，是我点名要来看看你们这个研究所的。”委员长向现场的职工和研究生招手致意，向大家问好，并与前来迎候的卢佩章院士、楼南泉院士、袁权院士、何国钟院士、林励吾院士、沙国河院士、李灿院士、衣宝廉院士、桑凤亭院士及所领导一一握手。

委员长一行在航天催化楼演示大厅听取了包信和所长、张涛书记的工作汇报，之后前往化学激光楼实验大厅、燃料电池与氢源楼中厅视察化学激光和燃料电池的研究成果，金玉奇和孙公权两位主任分别汇报了各自研究室的工作。

2月初的大连气温很低，天黑得也快，化学激光楼实验大厅和燃料电池与氢源楼的中厅的保温效果并不好，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5点钟，在外围的工作人员非常着急，担心委员长劳累，尤其是怕感冒。委员长兴致很高，听得非常仔细、看得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感兴趣地与现场的科技人员交流，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不时地点头露出赞许的微笑。

在视察过程中，听了所领导关于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建设规划的介绍后，委员长对身边的辽宁省委、省政府，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说：“洁净能源（下转四版）



前言：今年9月13日，是郭和夫先生逝世15周年。我所离休干部郭永海老师将郭和夫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在日本第一高中同窗会会刊上用日文撰写的文章《西双版纳之旅》推荐给所报。这篇文章由郭永海老师翻译成中文后，曾在2004年10月出版的《日本研究参考信息》（由郭永海老师任主编，提供给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上刊出。值此郭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际，所报刊发郭和夫先生的这篇亲笔文章，以飨读者并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因一项共同研究的课题，需要进行预先调查，我今年夏天去云南的西双版纳作了短暂的旅行。这个地方是我长期以来所憧憬的地方。

丝绸之路作为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很著名的，它是穿越沙漠和散布在沙漠中的绿洲的道路。我在四年前因为参加会议有机会访问了西北地区，去了敦煌、吐鲁番、乌鲁木齐。站在阳关的汉代望楼的遗址，望着遥远的茫茫沙漠和西方的彩霞，我想起了唐代诗人的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一译者注），这条西北通道在历史舞台上有过显赫地位。在唐代，直到遥远的中亚都设有都护府，当时这条通道上的东西方交流十分兴盛。大诗人李白据说是出生在中亚的都护府辖区碎叶这个地方。

但是由于南边没有通道的原因吧！在古代蜀国来看，邻国的云南就像南边的云彩的尽头的蛮地，但是在这里曾经是大理国白族的王国繁荣的地方。

从北半球带状的纬度范围来看。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到缅甸、云南一直到日本，在这个地带，夏天有南风来滋润，冬天北边的山脉遮挡着寒风，成为雨性亚热带、温带林的唯一的森林繁茂的地带，在这里产生了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恰当地用照叶树林文化命名的文化形态。云南就正好成为照叶树林文化的故里。

观察一下亚洲大陆的历史的话，它与欧洲不同，虽然政治上反复离合集散，但始终是追求集中统一，有一种求心力，想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从文化文明来看好像是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圈，在反复地盛衰，而黄河流域就成了中心。

如何来看待这个亚洲大陆的历史特

西双版纳之旅

郭和夫

郭永海译



郭和夫先生 1989 年近影

征呢？亚洲大陆特别是东部从北到南，冻土地带、寒带针叶树林带、草原沙漠带、阔叶树林带，自然条件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了适应各个地带的生产方式。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草原干燥地带的游牧的生产方式和湿润地带的农耕的生产方式。不定居的游牧的生产方式使文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富裕也仅仅限于马背上所装载的东西罢了。而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能够开始积蓄财富，形成了文化文明发展的基础。亚洲北边的游牧民族经常盯着南方的农耕的富裕和文化，反复地来进行掠夺。这两种生产方式是不能相容的具有对抗性。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经常团结起来，对抗北方骑马民族的侵入掠夺，保护家园。万里长城就是它的象征。

另外一个是黄河。干枯的时候很硬，下雨时便即成为泥浆，在黄土上边流淌的黄河立即成为地上河（河床比两岸高），反复地引起了泛滥。黄河的河口向渤海、黄海几次地改变了河道。治理黄河是从尧舜的神话时代开始的命题。治水是从上游到下游统一指挥开始才有成效。能治理黄河者，就能治理天下。

以上这两个命题，是从自然条件方面历史性地探讨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过去为什么始终追求中央集权性的统一，我认为好像是由于生存的必须条件所决定的。对龙的信仰好像也是由于这样一个条件所产生的吧！

长江流域，甚至再往南边情况就不同了，对享有富裕的自然条件的农耕民族来说，不存在必须大统一的原因。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相互之间进行交易，互通有无

就可以了。背后有山地相隔的浙江、福建、广东以及越南的沿海地带必然会具有海洋民族的性质，利用水路来积极地进行交易。在这里在照叶树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在浙江宁波附近的新石器地带的遗址就充分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是黄河流域兴起的农耕民族要与北方来侵略的游牧民族进行抗争，被它的骑兵集团所征服。日本从绳文弥生时代开始成立了国家，这个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陆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是在里面有这么一个阀门。除通过朝鲜海峡进行交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以外，还有大陆的民族抗争的能量很大，它可以跨越阀门，在政治上、文化上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南方的要素是比较大的。

这次是到南方，而且是到可以认为是南方要素最早开始的地方。五年前我去四川的乐山时，在大渡河对面的山崖上有汉墓，明显是佛教的遗迹。传来佛教的途径不仅仅是从西北，还有从缅甸、云南南边的道路，作向导的人向我们这样所说的。

西双版纳在云南的南端，是在与缅甸、老挝接壤的疆界的地方。亚热带雨林的密林里有野生的象和孔雀，也是有瘴疠（地方病）的地方。

看一下地图的话，印度大陆从南向北移动被亚洲大陆勒进去隆起而形成的喜马拉雅山脉东端是弧状，向南北弯曲，在这中间萨尔温江（怒江）、湄公河的上游南北挖出一个深谷，形成了由此向南倾斜的地形。这里在冰河时代避免了冰河的侵袭，从寒带到亚热带有很丰富的植物分布。国内外的植物学者都想来这里访问。又因为是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方，因而也引起了民俗学者的注目。

从北京到昆明需要三个小时多一点的空中旅行。去西双版纳从昆明去思茅还要坐飞机一个小时多一点，再从思茅坐长途公共汽车跑6个小时的山路。遇雨季时从昆明起飞的飞机经常停飞。若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从昆明到达思茅需要一宿两天的旅程。这一次运气不好，来回在思茅竟逗留了四天，陷于窘境。

西双版纳之旅

思茅是一个汉民族的小镇。在机场下了飞机后,给北方来客的第一印象是开得通红的九重葛(开红花的热带植物)。各地的小镇的主要街道都建成了近代化的宽广的马路,高楼林立。但是稍微往旁边的小巷去一看,还是一排排令人留恋的白墙和黑瓦的古朴的民居,用石头铺成的小道,呈现一种幽静的景象。于是在那里还残留着从古时候就开始的各种谋生的经营店铺。近代化在日本也会感受到的有一种均一化统一化的倾向,中国大概也是同样地在进行着。这样的农村的古时候的街道,我觉得还是应当将它保存下来为好。

不知不觉就花费了不少时间,到处转转看了一看。有个叫青空市场的集市,人很多,充满了乡土情调,也很有乐趣。有苹果、梨、桃子等温带的水果,但更多的是热带的菠萝、香蕉、芒果。蔬菜类品种也特别多,和竹笋大小一般大小的茭白,通心菜等,红、白的萝卜等在绿色的蔬菜中很显眼。还有辣椒、胡椒、薄荷的叶子等调味料的一些东西。特别显眼的要算是蘑菇了,特别丰富。有松露、舞茸,还有带颜色的叫不出名字的蘑菇等,数一数有七八种,还有蒟蒻(魔芋)。这是在北方见不到的四川云南山地的食品,是最便宜的下等食品。蒟蒻这两字,现在在中国变成了死字,一般都不大用了,现在都称为魔芋豆腐了。

这种在日本,日常经常见到的照叶树文化的食品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传到日本而扎下根的呢!书上并没有记载。不管是米还是茶,很早以前茶是荣西土人带来的,大概是和稻子等一起传来的吧!只是没有作为喝茶来使用而已。在中国大陆米和茶的栽培是由南向北移动,进行改良,由南方的细长的米产生了今天的圆的日本米。茶叶也是由云南的乔木的大叶树随着向北方的转移变成了现在在宇治所见到的灌木的小叶树。□□(魔芋)究竟是什么时代传到了日本?可能是在僧侣和工匠中有云南和四川山地出身的人在日本发现了故乡的□□的草就将魔芋的做法传授下来了。这是我个人对魔芋问题的看法。

在云南,拉面、面条类是用米来做的,称为米线。进入面馆时,看是用焦炭生的

炉子在煮汤,而在另一个炉子上一人份的小锅放进汤和米面条在煮。在横放着的饭台上盛着各种各样的小菜的皿子,根据顾客的需要加入小锅里再煮,然后倒进碗里。在农村,时间不成什么问题,一些小饭馆在路边放着炉子,在饭台上放着各种材料,根据顾客的需求,当场来炒,来炸、做汤……肚子饿时,也很好吃。味道与四川辣味相似。在集市买的蘑菇类等也给做菜。

在孟仑这个地方,有这次主要访问的中国科学院的热带植物园。从思茅到孟仑要坐长途公共汽车6个小时,经过山路左弯右拐,上上下下,途中在基诺族的部落休息一个小时,其后汽车沿着山路向东南在热带丛林中蜿蜒走下去。在这个热带丛林中很有观赏的景物,遮天的乔木类,在树杆上爬满了各种藤类,其中在乔木的高处发芽生出根。有的接触地面已发育成粗的树干与母树连在一起,矮小的树木有叶子很宽大的植物,还有属于姜科的很漂亮的红色的花草……走出这个热带丛林就到达了孟仑。这里有傣族的山寨,湄公河的支流大迂回地在流淌着。在乳状突起地方建立了植物园,利用这里水路的落差自家发电。虽说是湄公河的支流也是相当大的河流,雨季时河宽可达到200米,滔滔泥水奔腾而下。渡过架在河上的吊桥就是植物园了。油椰子树,一排排的,正好遇上当地的傣族人劳动完了后往家里走。穿着漂亮花裙的妇女们,呈现出体态轻盈的风情。晚上住在植物园招待所。

在原始村里来开辟创建植物园,对付出艰辛贡献的这些人十分敬佩。很早以前因为这里有瘴气导致西双版纳的开发落后了。清朝时代,派到这边疆来的驻军因受害严重,而停止了派兵。瘴气是恶性的热带疟疾,来这之前为防止蚊子咬准备了药物,但到了当地一打听,没有什么事,疟疾已经扑灭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像这样的边疆地区也都彻底贯彻执行,不能不令人对具有行政能力并默默作出贡献的人们深表敬意。

在这里创建植物园,给附近的少数民族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这里的发电给山寨带来了夜里的灯光。在植物园的医疗室里

挤满了少数民族,都免费予以治疗。在这里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的话,植物园也是难以维持的。

植物园进行研究、保护西双版纳特有的品种以及植物群落的研究等,还进行有经济价值的西双版纳的特有品种栽培、育种。另外对从国外引进的经济品种进行适应性、应用性方面的研究工作。橡胶和茶叶的群落栽培在这里取得了成功,受到了西双版纳政府的奖励。在经济品种的培育园里可可树从树干上直接结果也是个奇观。

香子兰的藤上结着长长的碗状的果实。在洋兰类里,西双版纳有很多是野生的,开着美丽的花是很有名。在池子里有亚马逊的维多利亚莲,很大的叶子浮在水面上。在招待所的前面有木槿植物,在从未看见的两三株的极乐鸟花上边有南国的美丽的蝴蝶在飞舞。顿时我想:如果能够离开烦恼的都市来到这里渡过余生该有多么好啊!

去附近的傣族的山寨访问了一下。用木头和竹子组合建成的二层的苦草屋。居室在二层,中间有一个围炉,火一直点着,这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而是为了驱除湿气,潮湿时围炉上边吊着的竹制的格子笼里放的东西就有问题了。主妇在围炉里煮茶,把它倒在碗里,来招待我们。在这里的傣族都会说汉语。一层的屋子里,地是土地,用织机来织民族的服饰的布料,当然是手织的,另外一处是各种竹子细加工的工作场所,用竹制各种工具到河里去捕鱼。

这里山地的少数民族是刀耕火种,直到现在山里边的人还是这样在做。来到这里时,在路上看见,在山的斜坡上种有青色的水稻,在梯田里种有橡胶树的树苗。在山寨里有用橡胶汁做生橡胶的小作坊。政府对山地的少数民族进行橡胶、茶叶、中草药栽培予以奖励,鼓励种植一些经济效益高的品种。粮食从山下运上来,在开垦的山坡上使它变成经济林。总体是这样一个方针。不完全禁止火田(烧掉杂草杂木,开辟田地),就不能保护自然环境。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急剧增加了。由于农耕面积不足,就进一步烧山。现在少数民族可以有两个孩子,汉族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像这样的亚热带的多雨地带,促进了岩石的风化,土壤中的可溶性成分不断地流失,变成了富含铝、铁

西双版纳之旅

这些不溶性成份的红土，成为贫瘠的土地。所以需要补充氮、磷、钾的肥料吧！需要把散居在山地的人，集中起来，发展集约性的高效益的农林业，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样少数民族的山寨的生活也会急剧地变化吧！接近于照叶树林文化的原型的样子在这里现在仍然可以看得到。在这里日本弥生时代所共有的东西不是也能发现么！如果不早加以保护，很快就会变成过去的东西而消失的。

傣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看就知道佛教渗透在日常的生活里。在那个部落里有小乘佛教的寺庙。在这里孩子们身缠黄色的僧衣，在寺庙里生活数年，学习读和写。现在这里有小学了。进入寺庙时，看见写在椰子叶上的傣族文字的经文，对我们来说这是奇妙的傣族文字。

孟仑的下一站是去景洪。这里是抗日战争时代开拓出来的通往缅甸的道路，是西双版纳的政治中心地。被水田包围的平原当中的一个漂亮的街道，在椰子树的很宽的林荫道上，穿着漂亮的妇女们在行走，或者骑着自行车……

这里的寺庙与山寨里的不同有漂亮装饰的尖塔，院内有菩提大树。正殿里正好在进行佛教的活动，老人们拿着被褥、蚊帐挤在一块睡，要在这里生活几天；妇女们穿着盛装，很多人在坐着。在中央的主佛像的周围装饰着各种旗帜，供着各种各样的供物，主要是糯米的一些东西。在院内的菩提树的前面以及北面也有供物，妇女们排着队去上供。这有点神佛混淆的感觉。“文革”时候情况如何呢？本来想问一问，由于时间有限，而没有来得及问。

米和茶作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作品，小的时候经常听母亲说天道与米饭是分不开的，米饭和茶也总是分不开的。米始终是作为饭来用的，但茶就有些不同了。茶据说开始是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的食品，作为腌的菜来吃。后来传到北方四川的汉族作为药来用。在宋代时将茶叶碾成粉末来服用。后来传到了日本成为了抹茶，作为茶道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却消失了，只剩下了一般日常的茶，用开水泡茶来喝，成为嗜好饮料。在日本它和米饭一

起作成了茶水泡饭。

野生的稻，从阿萨姆邦（印度最东北的邦）到广西、海南岛都有，现在中国用在稻的改良上。茶也是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还有老树，在标本室里看到的有点不像茶的长有20cm长的叶子的乔木。这个大叶种在印度阿萨姆邦也发现了，学名叫came lliasinensis var assamica，是用的阿萨姆邦的名。但是米也好茶也好到底什么地方是原种，培育出了什么样的栽培品种，要用DNA的解析来详细进行调查，才能搞清楚吧！也许什么地方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说不定。以西双版纳为故乡的傣族向天下四方移动，移动到阿萨姆邦据说建立了古代的拿好姆王朝，也许是那时候带去了稻和茶的树种，后来变成了野生的也有这种可能性。

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茶叶的名产地。少数民族们一直在生产茶叶，当然是以红茶、绿茶为主。到了清朝作为向朝廷的贡茶又做出了普洱茶，称为黑茶的品种。先把荒茶像普通的绿茶那样作成茶后堆积起来，用天然酵母进行后发酵而作成的茶。据说在朝廷里是作为药茶来使用的。香港及海外的华侨喜欢的乌龙茶，也会流行起来的。

在云南，少数民族很多，它离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比较远一些，华南西南地方山脉、森林等妨碍了交通，中央的势力有

时波及不到，又加上文化方面的同化比较晚的原因。在越南、缅甸等中国文化圈的地方离政府中心就更远了，就作为民族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我是这么认为的。

南边的路是山脉和热带丛林，还要通过瘴疠（地方病）地带，是条很险峻的道路。但是在里产生的文化还是向北、向东移动。使用丰富的木材和竹子，涂上漆的一些器具，像丝绸这样的漂亮的纤维，再加上米、茶等日常的食品，嗜好品，这和北方的石头、青铜不一样，埋在土里的话又很快就变成了土，当然漆器除外，其他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周围不论到何时都始终存在着。

今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多国外的观光游客到这里访问。这里可能有激起年轻人旅情的一些东西。在景洪的集市上看到摆着各种各样的蘑菇，旁边有人在问：“这东西怎么吃？”是妇女的声音，回头一看是日本的妇女们。回来的时候在思茅的机场从早晨开始就等飞机，在机场很小的候机室里等了两天飞机的游客挤得满满的。一对法国年轻的夫妇，带着可爱的金发的三岁左右的小女孩，他们在候机室外受到当地的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一起尽情地耍欢儿地玩。等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飞机才来了，与昨天停飞的航班一起一共两架飞机，是能乘46人的小型螺旋桨飞机。

满载而归地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法国人的小女孩在母亲背上的洋式的背东西的架子上，已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亲切的关怀

（上接一版）国家实验室能落到你们辽宁很不容易，对辽宁很重要，希望你们对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的建设给予支持和帮助。”省、市领导分别表示将全力支持我所及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从燃料电池及氢源楼出来已过了5点半钟，应所领导的请求，委员长在现场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来到这里很高兴，看了你们的工作很受鼓舞，感谢你们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院士保重身体，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带好接班人。”随后兴致勃勃地

巨大的鼓舞

与所领导、各位院士、职工和研究生合影留念。中巴车启动后，委员长还不停地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不时地回味起吴邦国委员长视察我所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委员长能点名到我所来视察，并且停留这么长时间，说明对我所的科研工作和成果感兴趣，是对我们作为国家科研机构发挥科技国家队作用的肯定，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亲切的关怀，又是巨大的鼓舞。这些关怀和鼓舞将激励着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不断前行。